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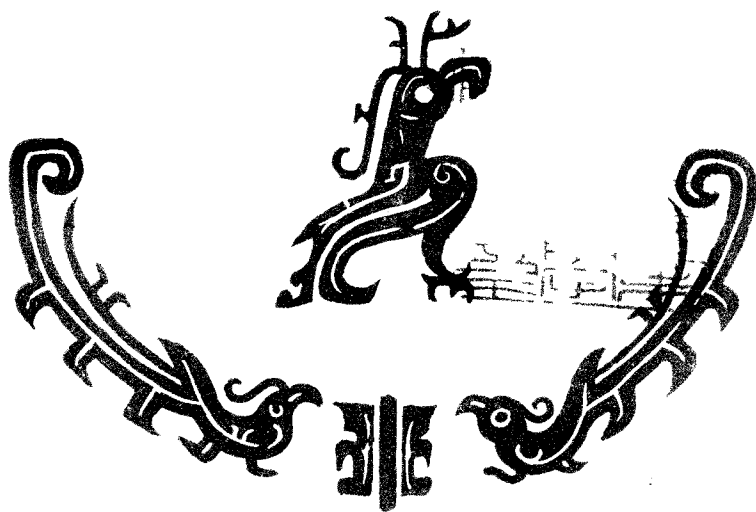
方以智年譜

任道斌 編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方以智年譜

任道斌 編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期 限 表

下列日期

方以智年谱

任道斌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625 插页：1 字数：270,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1276·3 定价：1.10元

K825.1
5

269827

方以智年谱序

谢 国 楨

明末清初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当时的学者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称之为“天崩地坼”时期，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除了痛苦的王朝交替外，在动荡时代还产生了异常灿烂的文化。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活跃，人才的辈出，堪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争鸣、东汉的清议乡评、魏晋的清谈、宋明的理学相埒，都能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起着划时代作用。

梁启超师曾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侯外庐同志和钱穆诸君继之而起，各有阐扬。我曾写过《略论明末清初的学风》一文。我以为研究历史，或者是研究学术思想史、文化史，首先要掌握基本的常识，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把当日的情况融会于胸臆之中，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然后再细致地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侧面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样才会对历史有更深和更全面的了解。有时所研究的课题似乎微不足道，但往往能为我们深入了解社会奠下基石。因为历史的本身，就是由无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所构成。研究历史问题，既要明瞭它发展的趋势，也要解剖象麻雀一样细致微小的事物。不然，就会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或者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任道斌同志曾经整理考订过杭州大学张釜副教授校勘的《明

方以智年谱序

季南北略》清初抄本遗稿，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很有兴趣，想做些专题研究，曾问我学习明清史学的方法和途径。我因而想到了方以智，可以做专题的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学者，方以智是能够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家并驾齐驱的。往经侯外庐同志《中国启蒙思想史》提倡以后，始引起国内外学人之注意。但关于方以智生平活动与学术渊源，尚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故尔，我劝其对此进行研究。近年来，他遍走京皖江浙各处的图书馆和博物院，访求方以智的遗著，并从明清之际各家的著述，以及有关方志、史乘中，考察龙眠方氏的佚事，然后审量史料，积稿盈尺，终成《方以智年谱》八卷，请我审阅。我阅读了《年谱》之后，感到此书钩稽史事，用力甚勤；按年排比，是非明辨；考订整理，颇有条理。其中发幽阐微，前人所没有注意的地方，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方以智的爱国精神。他虽然处于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乱中，但为了不使学术成果随世湮没，在流离颠沛中仍著述不辍，而且遍交各地的学者，商榷学问，把文化传授给子弟。如他与宁都“易堂九子”魏禧、彭士望交往密切，彭士望的门生梁份（质人）著《秦边略记》，讲求我国西北地理与边塞国防设备，即受方以智的影响。又如他的学生揭暄，对天文、数学等有较深的造诣，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方以智的影响。他的次子方中通，著有《数度衍》，其中许多观点，来源于方以智。这都说明了方以智不是个空谈家，而是一位经世致用，能坐而言、起而行的志士。

二、方以智学风的变化。他的学术思想，既有朴素的辩证唯物论，也有狭隘的唯心论。比如，他认为天是浑然一气，地球和

星辰宛如鸡卵，浑然处于大气层中，但他也说太阳和月亮围绕地球而行。用科学的观点来看，他的看法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另一部分是错误的。晚年他为了避匿行迹，拒入仕途，明禅暗儒，并提倡“三教合一”，在晚明学者中形成了另一种典型。他的学术思想，就有“合二而一”的不彻底部分。当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而言，一可以分为二，那末二怎么不能合为一呢？这是数理的分解与还原，也符合事物相辅相成的常理。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们更不能不加分析地株累古人，脱离当时的社会，把前人的思想一笔抹煞掉。

三、方以智的乐观主义。入清以后，南明小朝廷的腐朽糜烂，已使方以智对其失去信心，他知道门户纷争的永历政权已无所作为，不成大器，因而十次恳辞大学士之职。但忠忱之心、民族之感，仍驱使伏处草野的他，往来于永历诸文武之间。粤西沦陷前不久，方以智还到过桂林，访好友瞿式耜（稼轩）于漓江小东皋草堂，饮酒赋诗，唱和不绝。在兵马仓惶之中，仍有如此的雅兴，好象战火远在九霄之外，简直不能想象不久就会有桂林失陷于清将孔有德之手、瞿式耜与张同敞壮烈捐躯之事。这种兴致，表现了方以智的乐观主义与豁达品质。任道斌同志根据旧章，发潜彰幽，描述了这一段人所不注意的幽逸场面，分析事物，如剥春笋；又好比以翠绿荷叶上的一颗明亮水珠，来表现大雨倾盆过后的景色，使我读到这里，不禁拍案叫绝。这是编者的细心，把读者导入了胜地。

光阴荏苒，回首三十多年前，北京沦于日伪时期，我曾到老前辈陈垣先生家去，他正在进行着《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

方以智年谱序

僧净记》的写作，考证明末清初西南边陲明遗民的活动，分析清初顺治帝福临宫廷中僧人、耶稣会士、教徒之间的争辩事迹，以及顺治帝思想上的矛盾，用笔精细入微，匠心独到。尤其是描写逃禅的明遗民，以《新蒲绿》为题，互相唱和，以寄托其爱国和悲天悯人的思想，令人倾倒之至。就此，我曾请教于援庵先生，他说：“这是些微小的事情，我也不过如吸淡巴菇烟，聊以过我之瘾耳。”数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之余，我在上海郊区的某校园内，读陈寅恪师所写的《柳如是别传》。寅恪师的唐代史学、梵语等学问，莫测高深，作为他的学生，我深感惭愧，不能学其一二。到我上了年纪，马齿徒增，又阅历无数的沧桑，方稍知一点甲乙之际的史事。白首门生，读着寅恪师《柳如是别传》，略能初识大概，这才感到其中的兴趣。如书中所记明末吴江盛泽镇的归家院，以及柳如是与陈子龙遇和的逸事，原为人们所不注意，一经寅恪师的揭露，三百年前的社会兴亡，使人如在目前。我读后惟有惶恐俯首再拜，不敢赞叹一辞。而今不图看到任道斌同志所写瞿稼轩在桂林小东皋草堂与愚道人的唱和，真感觉有这番情趣。

我素来对前途抱着乐观的态度，并没有“斯文将绝”的悲观。二陈两位史学大师的光辉余绪，不是后继无人，而是大有人在。我虽老矣，犹将企望及之。

历史是一门专门的科学，它与政治有联系，也有区别；有它的独立性，也有它的依赖性。我们不能因为某些问题的微小而忽视它的历史价值。古人说：“其大莫能载焉，其小莫能破焉。”研究一切事物，大而至于天象，小而至于粒子、电子，都有研究

的必要。比如研究昆虫的生理机能和活动规律，就可以给仿生学、医学等带来影响。历史科学的研究，也不例外。

明遗民深感家国之痛，佯狂垢污，不是逃禅，就是入道，或自称为“垢道人”，或化名为“活死人”，处于荒江老屋之中，哀声叹气，慷慨悲歌，仿佛不知所云。有时则以杜康解忧，以字画寄趣。如八大山人，狂醉之后，挥笔泼墨，涂一帧残山剩水，间或勾一笔张翅冲天的鸟，染数毫怒目而视的鱼，表示睥睨社会尘垢的心境。无可上人方以智，不仅能文，而且擅绘，他的山水怪石，清枯傲岸，看后使人兴慕欣然而起，趣味无穷。

目前，方以智的研究已引起海内外学人的重视。余英时教授在美国撰有《方以智晚节考》、《新考》、《新证》，钱穆先生曾为之序。彼得逊先生亦著有《匏瓜》。今任道斌同志又撰此《年谱》，因使我触景生怀而为之序。合肥马数鸣先生、北京冒怀辛同志，也致力于方氏的研究。昔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研究明清时代的历史及学术思想，正是来者不绝，方兴未艾。我愿与海内外同仁共勉之。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安阳谢国楨记于北京。

前 言

方以智是我国明清之际杰出的学者、诗人兼书画家。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资料，由于社会的变化、时代的久远以及清初文字狱的破坏，已渐渐湮没而不为人们所了解。这就给深入研究他的学术成就、政治活动等带来了许多困难。

在谢国桢先生的指导下，我从方以智的著作和当时文人的笔记、文集、野史中，辑录了一些资料，参考正史与地方志，撰成《方以智年谱》，以便为读者提供有关方以智生平事迹的大概轮廓。

方以智的学术兴趣是广泛的，他在哲学、文学、音韵学、训诂、历史、天文、数学、医学、美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见解，这些看法，反映了当时国内外许多研究成果。方以智的学术成就，不仅与他的治学方法有关，更重要的，还与他的家庭、交友、社会环境有关。他在晚年时评价自己说：“三不收之废人，有何长耶，只是不见人短。”（《康熙青原志略》王辰《序》）因而，我在书中对他的交友，除尽量考出外，还偏重该人的长处，以使读者对方以智学术思想的形成，有个基本的了解。

方以智的性格，从“风流自喜”、慷慨激烈，到“平和大方”、退隐归禅，这在明清之际人物中，也是较具典型的。这种性格的变化，显然是与社会的动荡分不开的。为此，我在书中撰入一些晚明社会变迁的史料。但为了避免喧宾夺主，尽可能记录了与他生活有直接关系、见于他的文字记载的政治事件。至于无直接关

前言

系、或关系不明显者，则不予辑入。对于交游者的卒年，我也采用这一原则。此外，《年谱》中对一些异说作了简略的考订。方以智生活在明朝统治阶级对人民日益残酷剥削和镇压的年代，一六二八年就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一六四四年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攻克北京，后来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大举南下，建立了清王朝，又共同镇压农民起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方以智是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和他一生交往的大部分士人，是既痛故国的覆亡，又仇视农民起义的，因此本《年谱》中所引的诗、词、文等史料中多处出现“贼”、“乱民”、“民变”、“虏”等一类诬蔑兄弟民族和农民军之词。对这类蔑词，为保存史料原貌，只在其第一次出现时略作说明外，不一一另注，希读者鉴别之。

囿于我的学识与见闻，深感撰此《年谱》的力不从心。书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有些空白，尚待进一步补充。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在撰写过程中，国家文物局、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等，给予我种种的方便，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在修改过程中，安徽教育出版社、北大许大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毓铨、何龄修、刘重日、曹贵林等先生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谨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〇年秋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八二年春再记于杭州 任道斌

16

目 录

方以智年谱序谢国桢 1

前 言 1

方氏世系简表 1

卷首 传 略 2

卷一 童年与青少年时期(1611—1633)24

卷二 流寓南京(1634—1639)64

卷三 北京“曼寓”的生活(1640—1644)96

卷四 流离岭南(1645—1650)131

卷五 从梧州、庐山、桐城到闭关南京、
 庐墓合山(1651—1658)172

卷六 禅游江西(1659—1664)207

卷七 晚年青原山的活动及其他(1665—1671—1794)234

附录 引用书目292

方氏世系简表

方德益——方秀实元朝彰德主簿——方谦元朝望亭巡检——方丹元朝宣抚使——方法明朝四川都司断事——方懋——方琳——方印明朝浙江天台知县——方敬——方祉明朝郡庠生——方学渐明朝乡贡士——方大镇明朝大理寺左少卿——方孔炤明崇祯朝湖广巡抚——方以智明崇祯朝进士、翰林院编修、定王讲官，永历朝曾拜为内阁大学士，虽不就，人亦以“阁老”称之——

—方中德
—方中通
—方中履

按：参《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道光续修桐城县志》、马其昶《桐城耆旧传》、方昌翰《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方以智《合山栾庐诗·墓述》。方以智后裔，仅列子辈，孙辈见后文，不赘述。

卷首 传 略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又自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鹿起山人、宓山子、宓山氏、宓山愚者、愚者密、江北读书人、愚者。流离五岭，化名吴石公。中年归隐，自称为愚道人。披缁则改名弘智、行远，法号、称呼变更无常，为无可、五老、药地、墨历、浮庐、五老峰无知子、叻叻子、炮药者、闲翁曼、高座道人、吉支、极丸学人、廛山大智、无无关智、栾庐之孤、浮山之孤、易贡游子、浮度愚者、浮庐散人、药游老人、无可智道人。人或讹称之为木立，或简称之为木大师、木公、无大师、可大师、药公、愚公、浮公、宓山师，亦称之为密翁、炮庄老、笋参老人、青原尊者、合山本师、浮山先生、极丸老人，誉其为四真子。学者私溢为文忠。江南安庆府桐城县凤仪里人。

《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卷四《理学·方以智》：“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

方以智《方以智密之诗抄·永社十体》自识云：“泽园主义方以智识。”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五《此藏轩声义杂说引》：“浮山愚者智识。”《书晋贤传后》：“鹿起山人方以智书。”卷六《物理总论》：“宓山子曰，……”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首《物理小识总论》，载方中通注：“先曾祖廷尉野同公，命老父之名曰：‘著圆而神，卦方以智，藏密同愚，变易不易。’故老父别称宓山氏。”又署“宓山愚者智集”。

方以智《膝寓信笔》载：“申子为余篆名……愚者密三字，……”“魏子一为余刻江北读书人五字尤妙。”

《浮山文集前编》卷五《曼寓草》中《史论》二：“愚者曰，……”

《桐城方氏诗辑》卷二七方以智《流离草·刘客生吴鉴在自汀州奔粤遇于苍梧》自注：“愚先变姓名为吴石公。”

方以智《通雅》卷三《自跋》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句。

朝鲜佚名《皇明遗民传》卷一《方以智传》，载“明亡为僧，名弘智”。

瞿昌文《粤行记事》卷三：“时方中堂以智为僧于梧州冰井寺，……行远即方中堂染衣法名也。”

李瑶《南疆逸史勘本·方外列传》：“无可，桐城人，姓方氏，自署其号曰浮山愚者。自披缁后，故无常名，初在天界为无可，既入匡庐为五老，一居寿昌为药地，或为墨历，……其最后称为愚者也。”

《桐城耆旧传》卷六《方密之先生传》：“先生既隐于禅，名曰弘智，……又合浮山、匡庐而号曰浮庐。”

方以智《浮山后集》卷三《鸟道吟·洗心章》：“五老峰无知子笔。”

方以智《东西均》署笔名“叻叻子”。

方以智《药地炮庄》自称“炮庄者”、“闲翁曼”、“极丸学人”。

《浮山后集》卷四《建初集·般庵寿》自称“高座道人”；又《吉支咒》自注“高座道人名吉支”。

潘耒《遂初堂集·塔铭（刘余慎撰）》称方以智为“康山大智”。

方以智《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卷二自称“竹关”或“竹关智”。

《周栎园手辑名人书画》无可《问如何》墨迹署“无无关智”。

方以智《合山栾庐诗·合山栾庐占》署“栾庐之孤智识”。

方以智《五老约》署“浮山之孤无可智记”。

《浮山后集》署“易贡游子笔”。

安徽省博物馆藏《先文忠公（方以智）山水中堂》题名“浮度愚者”。

方以智《禅乐府·引》：“鸟道疏雨，夜月穿帷，瓦缶叩箸，可与酬酢，浮庐散人初不作等等计也。”

方以智《冬灰录》卷四，《又记因医垂示》自称“药游老人”。

《浮山后集》卷三署名“无可智道人随笔”。

《南疆逸史勘本·方外列传》：“无可，桐城人，……或为墨历，人讹呼之，又名之曰木立。”

卷首 传略

魏澹《魏叔子诗集》卷三《读彭躬庵庐山诗有作寄呈木大师》：“皖江有异人，足迹遍山海。自开三叠路，直踞五老右。”

魏世俨《魏敬士文集》卷五《木公手卷为诸子济跋》称方以智“木公”。方以智、于藻等《康熙青原志略》卷九余佺《和无大师韵》称方以智为“无大师”；王誉命《再入青原访可大师》称方以智为“可大师”。

施闰章《使粤记行·冰井行》（稿本）注：“苍梧郡有冰井泉，以元次山著。余同无可大师就而酌之。”“无可大师”旁有硃笔改为“药公”。潘江《木匠集》卷十一《廛山歌祝方姑母六十》：“廛山愚公人天师，文章风节海内推。”称方以智为“愚公”。

梅文鼎《积学堂诗抄》卷一《浮山大师哀辞（二首，有小序，即方文忠）》称方以智为“浮公”。

《物理小识》卷二《地类·潮汐》，载“愚者曰”，后有揭暄注：“吾宓山师之以脉言潮也。”

王夫之《搔首问》：“读陈大樽集，云密翁年十九而知作木牛流马，欲就青原问之，不克，而密翁逝矣。”

方文《龛山续集·喜左又铎见访有赠》：“君去青原山，言访炮庄老。”自注：“无道人作《炮庄》书。”

《康熙青原志略》卷十兴礼《上笋参老人》：“龙眼家乘畜璠琦，外祖圆三总一车。”周懋极《呈青原尊者》：“医方以律镜玻璃，黄帝神龙一手提。五地圣人薪用火，三尊大士水和泥。”诗中“笋参老人”、“青原尊者”皆指方以智。

《康熙浮山志》卷九戴移孝《会圣岩·序》称方以智为“合山本师”。方中通《陪集》卷三《陪翁训子语》：“余与伯氏、季氏析吾君子之学，……浮山先生为五地再世，学问不可枚举。”称其父为“浮山先生”。王夫之《姜斋分体稿》卷一《广哀诗·青原极丸老人，前大学士方公以智》。

方苞跋方以智《断截红尘图》：“先叔祖文忠公讳以智，……江子长先生尝称为四真子云，盖谓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也。”

《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十四《理学·方以智》：“既歿之后，学者欣慕，称为文忠先生。”

《合山采庐诗·慕述》自注：“方氏自逢辰公之后，由池迁桐，居凤仪里。”

曾祖父方学渐，乡贡士。精医学。有志洛闽之道，融贯诸家，阐明性学，自成一格。宗盛唐诗歌，处世以孝友为本，讲学自砺，著书数十万言。人称明善先生。

《合山栾庐诗·墓述》自注：“先曾祖本庵公断事之五世孙也，讳学渐，字达卿，为乡贡士，讲学自砺。”

《浮山文集前编》卷三《稽古堂二集》卷下《医学序》：“先曾王父本庵公精医学，以为人子须知。”

《安徽通志·儒林传·方学渐》：“初年十三时，即有志洛闽之道。”

《桐城方氏诗辑》卷一潘江《序》：“方学渐，……万历间明经，不仕，阐明性学，该贯百家，著书凡数十万言，有《易蠡》、《性善绎》、《桐夷》、《迩训》、《桐川语》诸集。同时如高景逸、顾泾阳诸先生，倡学东南，皆推公为职志，四方学者多归之。……诗歌独宗盛唐。以孝友笃行，……门人私谥明善先生。”

方孔炤《宁谈语跋》：“大父揭性善日月，鹄紫阳、翼新建，幅淮吁、会稽诸杰后 确乎不可拔者。”

祖父方大镇，曾任万历朝大理寺左少卿。性至孝。尊父遗旨，攻学《易经》、《礼记》，著述宏富。讲学不辍，诲人作文以辞达意为质。人称文孝先生。

《桐城方氏诗辑》卷一潘江《序》：“方大镇，字君静，号鲁岳，万历己丑进士。授大名推官，……升大理寺丞，晋左少卿。……与高、顾、邹、冯讲学首善书院，渊源其尊人明善先生之旨。……七十庐墓而终。所著有《易意》、《诗意》、《礼说》、《永思录》、《幽忠录》，……约数百卷。”

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三(下)《方大镇传》：“大镇学有本源，尊父明善之教，……力排异学。”

陈济生《方大镇传》：“公讳大镇，……隐于白鹿，仍与门人讲学不辍。”

《膝寓信笔》：“我祖廷尉公，教人作文以辞达意为质。”

《通雅》姚文奕《凡例》：“文孝先生，则其大父廷尉公也。”

卷首 传略

外祖父吴应宾，深于佛理，精于西乾。辨晰古今，孜孜不倦。兼宗禅谛，标旨略异。所著《宗一圣论》、《三一斋稿》等书，集诸家之长。人称宗一先生，或称三一老人。

《冬灰录》首卷《金谷葬吴观我太史公致香语》：“先外祖讳应宾，号观我，别称三一老人，……入史馆，以好道失明。归居一室，长斋至老，乡里服其化，如亢仓子无容声也。远公道场久圯，力鸠复之；受戒莲池，闻法五乳，……著有《宗一圣论》、《学庸释论》、《三一斋稿》、《方外游》、《学易全集》，闡三宗一，代错弥纶，集大成，破群疑，其功大矣！”

《膝寓信笔》：“外祖吴观我官谕，精于西乾，与廷尉公辨证二十年。”

《宁谈语跋》：“吴太史先生兼宗禅谛，标旨略殊。”

《桐城耆旧传》卷四《吴观我先生传》：“其学则通儒释、贯天人，宗一以为归。”

《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卷四《理学·吴应宾》：“乡居四十载，惟闭户著述，……从古从今，辨晰不爽。……门人姚康等称为宗一先生。”

父方孔炤，万历进士，官福宁时接触西学。崇祯朝升至湖广巡抚。仕途坎坷。喜读书，老而弥笃，求学之心不为逆境所折。通医学、地理、军事。作文以见心明道、经世致用为旨。明亡不仕，归隐桐城鹿湖，习《易》学、《春秋》，阐发先祖《易》论，折衷诸家。不忘故朝，赍志以歿。平生著述甚勤，有《全边略记》、《周易时论》等传世。人称贞述先生，或称鹿湖老人。

《明史》卷二六〇《方孔炤传》：“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公以妙年筮仕嘉定。已，调福宁。”

《膝寓信笔》：“西儒利玛竇，……著书曰《天学初函》，余读之多所不解。幼随家君长溪，见熊公，则草谈此事。”

《桐城方氏诗辑》卷二方孔炤《环中堂诗集》余佺《序》：“向者熹庙之际，宏石煽祸，横起箠笞之狱。当时桐城方潜夫先生以职方郎擢虎削